



由拳集卷之十二

序

沈嘉則先生詩選序

不佞覽觀赤縣神州吊古豪傑蓋私心誠咨嗟  
之馬則竊疑河嶽英靈之氣天或者獨私於西  
北土厚而其氣雄渾故其民博大而深沉若青  
趙若關中太原古振世豪傑之產往往而在

東海屠隆長



走姑蘇下大江經會稽而盤礴於甬東甬東者西  
會稽東俯滄海故越王勾踐之墟地不壯於此矣  
風之所震蕩而長波之所激射氣不烈於此矣謂  
有振世豪傑主其間今當世而照耀來茲與青  
燕趙關中太原相等埒可矣至歷千百歲無之即  
之非其至者嗟何以故乃近者靈氣攸降人文稍  
出焉司馬公主盟於藝壇沈肩吾馳聲於金馬君  
箕仲高視於青紫嘉則絕出於布衣後來之雋龍  
雲蒸指殆不可以一二公也而莫不力追遷固氣

曹劉六代而下所不齒也蓋雅道勃勃興起矣迹  
君所到皆傑然名家乃嘉則先生者當何以云哉  
生才奇甚少爲博士諸生所操博士家言好麾斥  
調而高自出奇以故有司得之輒茫然不省其云  
坐是竟連蹇不第世宗皇帝時常從胡少保行間  
書記少保才先生待以國士少保死先生遂挾策  
湖海往來吳楚聞越間先生少年時才思敏博能  
揮長句落筆百韻不止咸蕭灑出塵聲名以

卷天下佳山水結交海內豪傑遂以

先生又多在湖海間故余雖嚮慕先生先生亦且  
東海有屠生也者而絕不相聞一日晤先生於張  
馬公所一見把臂辨如平生遂連宿先生齋中先生  
盡出所為諸藁讀之至滿下三政不休如登西華  
下睇黃河若帶路秦宮臨石而故洽海曾不盈睫  
焉蓋自然喪其六合矣始先生名滿天下天下士大  
夫無弗稱先生者而今須強項不下至是始嗒然  
折先生顧北面稱弟子云夫今世修文之士滿宇  
用力勤矣或不自得自得矣或不見大見大矣或

致精緻精矣或才情不傳合薄收頹史之譽而終  
萬世之名天刑之安可解也乃同志之夫文法司馬  
子長詩法漢魏樂府樂府而下法盛唐以是古卑  
則人人能矣乃取之博大而無窮挹之流長而  
運之神應所謂一代總統之才者竊以為先生是  
非耶今人學子長尺尺寸寸求之字模句倣惟恐  
肖循牆而走踟躑不得展步而先生獨從容出之  
不經意即言上皆若出自太史公口吻中譬如  
之技提刀而立齋歟四顧何勇也今之擬

燦即言言無不作漢魏聲五言古詩亦出自機杼  
富才勁力自令鮑謝却走若先生之於唐音猶偃偻  
丈人之承蜩掇之而已矣而尤長於七言古詩蓋海  
內稱獨步馬王元美謂先生布衣之傑嗟呼先生獨  
傑布衣也與哉先生嘗從酒中大言曰世人多稱李  
杜奉無定品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  
耳至如老杜如崑與中然太山喬嶽長河巨海纖草  
瓌華怪松古柏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不有也吾嘗  
率則頽行當杜則北面聞者錯愕余益有味乎其言之  
也先生先登藝壇之上奮臂一呼千夫同聲即海上

君子犁然蔚起乃先生建標之力何可誣也而今  
四明增而高大海增而深東南之美遂與青齊燕趙  
關中大原爭雄長宜不盛哉昔班孟堅作漢書傳夫  
仲猶然笑之揚子雲法言信其必傳者桓君山一人  
而已夫兩生之文同時者有識有不識乃皆開陽  
時而顯灼後代矧先生為世人譽濟南生汪伯玉  
明卿徐子與王元美兄弟皆以才自雄倣倪一代  
海內空無人而獨推轂先生此其人可知矣即不  
言無當然不佞非諛先生者也今具篇章其在

選先生詩爲詩選若干箕仲之選精矣而先生不  
佞序之夫先生之集不朽不佞得以文字持名其間  
亦且不朽不佞之微惠於先生大矣

壽程丘先生八十序

程丘先生者汝其仲也疇之尊大人也不佞觀於程  
先生而知其所以大也先生蓋所謂篤行君  
子先生定其生家嘗則蝕已而居貧則以弟妹子女多  
故先生時于其不後於其身既弟妹不後于其子女  
母王夫人爲後母先生事其後母王夫人不異其所  
生母身所自奉衣食取焉且而以其美者進之王夫

及其弟若妹子若女家人或習聞遠弗自力率  
切置不問而獨身當操作或謂之曰君良善而家  
多矣彼各不有命耶人生幾何而胼胝犁黑兀兀  
年且弟妹之與子女孰親乎而蚤自異猶可爲富  
居而不蚤自異而奈何獨以一身當勞苦先生曰  
不幸就落所身當獨有余勞余則不勞誰當勞者  
妹子女吾以爲皆一體吾又安能知其孰親而  
其貧富大命吾又安能燕身其家之人而求焉

學微吟古詩文登望四野遠近綠油油然如沃以  
自老少讀書知大義明於世務在布衣絕口不談  
務曰吾嘗食者爾安耳向食語破肉食者鄙不鄙  
何知而以布衣口克 汝清大夫筆不亦左乎教  
長子九韶業儒九韶病死終業又教其仲子九疇  
疇以諸生才名辭越兵越間校 取上第榮名矣  
先生又置不問曰吾教兒子讀書能為人亦吾又  
能知上第榮名完真抱一弗與外事與人處廊落  
他勝人或以譏事進先生曰乃翁抱甕畦園者

知機事焉荒以還混沌既鑿人懷城府巧詐橫生  
疑百折直在地險由人心生矣而亦獨抱朴以遊  
世世且以爲愚公谷之人矣而不可且吾不能掩  
人亦柰何能哉我世以是益多先生稱爲長首余  
中林沈氏出自吳興六朝而下代有聞人稱盛矣  
中林其先未甚盛上之自今日始若嘉則其仲者  
長孺諸君皆世所號稱魁壘雄傑之夫行能斯  
世爲聞人感甲天下今天下誠不乏才碩夫若

世者軍有二矣不復實一再通

地之生大物也夫物非能自大則深沈  
為之沃土上腹寔生梗柎較龍之生也蓋必有土  
矣故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  
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土大物大者未有以厚  
者也  
望以會施一時此非自得之山川則其前人敦龐  
修萬民之身而厚貴其後之人其所底藉者深也  
底藉者深以有顯人令聞故世不亦宜乎故曰觀  
後在先生而知沈氏之所以大也沈氏與不佞  
輩用文學起為豪舉好操柎鉅舍然自放而厭

心小儒拘學俗學而飾性命之談以誤其刑知先生  
弗是也亦弗禁蓋所謂完真抱一而弗與外事者  
其天性先生今年八十高矣足為萬曆五年丁丑  
九疇與不佞隆並登進士第九疇一日過不佞隆  
曰家大人始茶葉教兒子九疇董已有立今年來  
人春秋八十而適九疇成進士乃始通藉都下不  
東具厄酒為壽神惘惘動矣將微寵靈於吾子  
矣知家大人深年圖之不佞隆因繫之感焉曰  
老必月年五八十尚得沈小吏曰



明年余將乞言於子即存者隆恩得

### 唐詩品彙選擇斷序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  
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說與者深也非  
其所說與者深也謂其詩之入人之遺也非獨謂其  
猶有古人之遺也則其詩之入人之遺也夫性情有非  
行立要之乎可甚矣  
好和聲亦好京聲  
可喜也唐人之詩  
其所謂不廢  
其所謂不廢  
其所謂不廢

寒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既沉抑頓挫深長足動人  
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詩則闕矣其調俗其味  
無論哀思即其言喻快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  
大博大則詩漢魏詩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  
壯則詩彼宋而下何為詩道其亡乎廷禮高氏選  
詩品彙其所取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黃觀察公選  
加精焉而又為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  
千載如在乎則觀察公之勤奈何可少也

唐詩品彙

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神搖七乎端各  
而上之之而遊乎九天之而遊乎九淵取精多矣  
物弘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父命定名言幾何其  
者才寡七數篇爾而今學上往七言極於數百萬  
則古人不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一家而今人好  
衆體及其卒也無當一家即其言衆其大而災日  
爲山川蓋後世且遺其業之則古人之業也今學  
用諸生譚執起家朝升中時言  
以而集出出且充林矣其言古人之業也今學

務作壯語厚自標表曰爲雄才高天大海不災乎今  
自總角學伊吾時有所習多棄而不收思爲大物矣  
今存者什不當一二曾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  
索古人爲客語屠子曰徃子與客論詩文於京師則  
古證今甲是乙不此瑕彼瑜多所裨射言辯矣而  
論卒無定子知詩美與惡與何說而定屠子曰余  
知詩又惡知詩美其遠者美邪夫物有萬品要之  
要美詩有萬品要之乎遠矣今夫天肯日出山川  
六合曠朗照黑澤霄霄電交至崩雲走雨

皇几席陰崖盤谷下臨千仞紆迴瀕洞龍地鬼  
不可剛其絕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四蕩大幕天地若  
翻日月倒行險阻無極也而清溪白石之間亭泓淺  
潄浸日正臨嶺前小大島嶼與今夫廊衛之郊却邪  
之道并其華以同邪崇漢各之章稱勺藥之  
詩則可謂至當而方情以出夫求足茹松剝形息  
景叩大石而誦履遵高而志于枯味致矣今夫翟冠  
翠翹綺衣綦中文質盤矣供計其情固所矣然而  
當之無弗適也夫當之無弗適斯兩存之也余讀古  
人之詩則灑然以適而讀今人詩則不適斯其故何

也其美惡之辨與余惡知詩又惡知詩者若足則  
空同子所稱合之之樂今盛行民間淫媾而哀思響  
越而溜澆亦何人其美與惡與曰意喜足惡乎快也  
余方入耳則時然而心動已則情去以悲久則氣  
上然而沉余嘗讀古詩歌讀數過於原東書起過而  
復新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音讀之能終篇乎何  
查元夫宋人亦若是矣此適不適之辨與即余之  
吾取吾適也吾取吾適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

子之奉命歸娶也都人士噴噴中豔之胡然乎陳子  
才也才少而成進士也成進士而歸娶也歸娶而奉  
命以行也是鄙人之所為貴也中豔者也成進士  
有不必才者矣而陳子才亦不必少者矣而陳子  
少才且少亦不必成進士者矣而陳子成進士而歸  
娶而奉命以行豈不亦世之盛美乎觀者或謂不佞  
之所為中豔陳子者不在是陳子以落晉雨子歲與  
不佞同舉於鄉今年成進士又同陳子九亦其所  
為公車太瞻願湛壽爾雅答然也

之數洎諸種七時務又大氏計深長款款謀國石  
畫主者得之謂是必夙學比啓牘則少年乃大相  
嘆說於是才名藉藉下都諸公爭識陳子  
謂陳子必豪少也陳子亦不豪少年負氣  
嘆嘆聲折諸公聞此以介竟不可而外為共輪  
人不忤惟其意而已處世不膠惟其當而已是  
於世世無難也不佞蓋祝陳子十五年長而處世  
速陳子遠甚矣昔賈長沙王子淵皆少年稱俊才  
不見浮華跌宕之氣而陳子長身不啻老成人

謂衣繡畫行矣光動里閭里閭且又嘖嘖中鼓  
不佞頌陳子益自廣其無徒取光榮里閭也與哉

贈湯君令益部序代作

太原楊君儒立以經術名於高晉丁丑進士拜益都  
令時行道不佞聞其名而心之請先生寵靈通籍  
於朝而令州亦惟是幸自是後願安所計而粒懼辱  
墜願其以泰門下將石之行不佞曰夫君素何薄人  
哉令奉 天王之命長一邑一邑之事皆國巨令事  
有不闕白令皆皆得操 天王之法讓其後矣貴臣  
藉寵靈於朝可願指百寮而乃歸俛而聽於令無

橫即橫以法裁之易令市井豪推埋為毒力折于夫  
莫有詰者而令走一二所謀以取重使之如驅孤  
又諸編民也小婦子能竟而察煩竟謬若罔不朝  
仰而待令者 不啻農夫之望歲也士起而衣朝  
官而志意可久行也且令備什物而令裁願不  
私計之令宰制一邑舉手插足即境內視以禍福  
政令之行有如抱鼓其所伸縮養盾非持之至公  
可吾之頗僻起微芒而彼下之受之者已盈於  
一不當而頗政行於一家即一家之人悲感

者有姑息疑於仁恕趨走疑於通方刻核疑於  
開葺疑於長厚有一於此皆黔首之患也此猶其  
我者及今之有自上之人以爲賢而下以爲不賢在  
下之人以爲賢而上以爲不賢在以上則下不堪  
以爲下則上不堪爲上則下不堪爲上則下不堪  
上不堪爲上則下不堪爲上則下不堪爲上則下不堪  
馬爲也... 則其所以爲也... 矣其有不濟者天乎天乎美哉也... 無幸矣志於的矣有不中者不遠也爲令而競也

思庶幾其爲賢令如是即不幸而得過必小上  
亮焉惜令蔑視其上下而縱欲以逞其誰能堪之  
吾無忘爲令難爲賢令難也楊君爲益都益都同  
青齊大國往牒所稱車擊鼓人肩摩足已今其繁  
沃饒雖諛性昔止爲冗刺可知也又古稱齊人好  
青齊之間其鬪鷄走馬樗蒲蹴鞠豪強舉爲姦  
安知視昔不百有一存者乎則楊君獨奈何以  
仁而不柔通而不竟嚴而不刻厚而不可

有遺君子也為益都吾且奚患哉

送徐君令海陽序代作

始蘇徐君維憲起家萬曆丁丑進士出令海陽海  
者嶺以高則邑同賢詰展布之資也世人不達往  
中艷內德滿內僚無所憚壓不至登折奔走監司間  
貴保矣而博州縣之役為勞人且不見尊貴嗟士  
君子亦何論勞逸即奈何用尊貴 賢哉彼都人  
士方屈行白屋之下覽觀古今馳騁書史或抵掌  
當世之務則以為天下事可迎刃解矣然皆非得于  
身所涉歷而以意揣摩之者也夫以意揣摩之是

登九折之峻不泛大海之深而言  
實矣及一朝起布衣為王官卒以內僚依筆轂文  
侍從之臣侍酒金馬鋪張鴻烈凍諱之臣出入禁  
拾遺補過則既可為名茂茂矣而從事州縣者  
天子咫尺之符出而率胡一方彼一方黔首環而  
命受納束窺喜怒哀望靈爽希息澤何令弗行何  
止何威弗宣何德弗布朝行一政暮而及民矣  
一政朝而及民矣吾且為吳公吾且為文





特噴子也人言李翁有後哉萬曆戊寅中秋日  
六十生辰屬不佞居淮泗不特與賓客奉觴之列不  
遙中此幸為翁壽願不佞無能游揚翁夫人貌榮名  
豈有死乎

書黃翁七十序

夫黃翁生於高士也七葉已屈首授書  
而足下其人下其卑卑皆其功於未自之場多殖厚  
室而以其其女子而外委也同其無所不為者砥厲  
階上代以為修名而託竹素也其夫工之力以微厚  
俸而軒舉鶴張收機遺會殫心法刑三信百窮年  
其况竟不易達也貴勢族鉅者里閭之豪有力者或  
姦利積於丘山而長史至不敢詰狡猾之胥盤結積  
蠹舞文玩法律為侵牟而閭閻至吞聲不敢出口故  
御門以內弗逮于苑政以禁姦也御門以外弗逮于  
將政以廣慈惠也平易以捐循元元也威力以鋤  
橫也斯其大者也徐君豈第與明其罔不辭矣危  
之技擬刀十九年如新發於硯夫十九年猶新發  
矧方其新發何可當也從此十九年而桂卜諸  
徐君其勉之

夫嗷嗷貧賤固不若磊磊富貴古之賢豪大人有  
顏回原憲而徒跼躅席門窮巷之下即何足以稱  
哉蓋昔者太史公嘗崇勢利而羞貧賤夫勢利何足  
榮而其處上富貴者也貧賤何足羞而其嗷嗷貧賤  
者也范滂行越成退而遊五湖即三致千金夫三致  
千金人以為富豈小節耳不知此亦英雄長筭之餘  
也世有操奇贏中肆終身而所患寡人子者非獨數  
奇亦或其智計淺矣余聞昔者東坡遊京師從大俠  
酒人攷浪博蒲就鞠之場蓋其少年時豪甚已而乘  
巨艦出五湖依鴟夷子故事即曾成敗無不奇中

不知止此非不鴻鉅為世丈夫其於性命之理曷  
焉黃先生以紫為郎丞臨臚留都贊 國家典禮  
采表于世矣循是而歷中外踐登華要即無  
利以彼其知計修名上伐無難致者先生願志  
組心慕雲卷玄髮身如飛蓬海上日與諸賢  
者釣遊鯉弋高鳴琴歌歌而咏先王之風歲  
臘置酒張筵作大雅之會詩取適性靈而止不  
出之技苦心勞形酒德不甚深而三爵中融

先生不姓馬夫

純德守勞勩夫則天和全行兼高則基垣厚道  
則神明之以是而能于高形之間何往而不得其  
謂焉曷玄朗昔於不佞其與先生有婚姻之好其  
某君私之而臨喪有先生風之於高石君家稱世  
行長者不意其有奇嗜豔於先生音仗且七十  
而其為之叙夫不佞其之每往焉能無抑先生哉

壽江太夫人六十序

夫婦德難哉丈夫子覽觀古昔彼其中多有概于  
人獨行從寥廓之觀而操介特之標端然矯俗為

庶規倘非其好則或以為名高者也非以為名高  
其見至也夫婦德難哉二君不習見往牒鳴鉅其  
不越乎家人米鹽然其所得高養而稱之  
行高養非得之曰是蓋其天性然矣太夫人者姓  
氏余介伯新都江先生太夫人同年江君東之母也  
人十六歸江先生歲食貧夫人相先生事其姑  
入曲盡孝養寧夫婦饘粥不備而不忍一日不  
夫人甘堯先生居鄉好慷慨赴人之急為高行

夫人是德與先生相成

折而入于富人先生謝曰柰何傾人以自封殖吾  
無責不可令其氏無家遂棄責歸夫人殊喜行家  
如是矣諸兄弟坐實先生營產資諸兄弟逐什一  
利諸兄弟皆用博饒而先生日益困夫人處之怡  
謂先生曰召家伯仲故自不給君實營產為諸伯仲  
地君之不給則亦惟是諸伯仲之故今諸伯仲誠  
不乏絕君即有不給其奚傷其又安能枵腹其家  
人而厚自擁其富饒益未嘗怨言德色諸如間此  
人情之所難執世恒稱慈母夫人即慈不以煦撫

慈母其諸子

於鄉願連蹇不第者十年一第也七不自得夫人  
呼謂曰見未見其不能為人無慈不第其益自砥  
志修名以自勵士君子之林以年若此人之沐光  
觀人士以行其名為天下而取教者宜必盡世之通  
顯貴人哉至貧常重爾矣其以世系兒子兒  
其勉之矣及萬曆丁丑召與不佞同第進士夫  
則又遺書京師戒之曰見常慈不第今業已第矣  
余之所為若患者非不第也若蒙 主上恩且

分者余且弗子不佞幸得以同年之蒙從江君遊見  
其恂七雅人行能率矜卓不與於俗則既私心嚮慕  
及觀於太夫人然後乃知江君之賢有自哉有自哉  
今年太夫人壽六十不復觀於世夫人之所為壽者  
以其有德而賢有志而名在史氏者且越千百紀  
即百歲不為永年而六十歲至也子他日致位通  
顯則亦大子之壽也夫太夫人崇此世俗之語  
成其美也

出使錄序

嗟嗟陳將軍何其壯也嗟嗟  
上官持文墨議

論印持文墨議論顧獨心慄慄喜也  
陰符黃石人竊姍笑之不信也 世守 會海  
上多故日本內訌尋干戈下之者爭者計深智辨  
有口如陸賈皆幾煩折剪而難其人陳將軍與蔣生  
者遂仗劍起使日本厚賞王立詣前立奇功海上而  
生實同首事而東將軍功最高余讀兩君出使錄  
霍然心壯將軍夫東方大患不煩操寸刃咄嗟而  
豈非所謂天下奇男子哉五石之瓠非不朽然大  
而或濩落無用則奚取於大矣余親書生平

經營四方有不爲五石瓠者乎其老死衣墨闕者  
何可勝道而邊陲功名大郁出材官武夫之手彼且  
輕書生爲徒空文無益是士之羞也嗟陳將軍顧  
獨非書生耶抑愚又慨當其時諸神大夫不少曾無  
一人慨然赴公家之急者而陳將軍獨起布衣出任  
馳驅可不謂難哉嗟嗟將軍公若矣尚不得綰通侯  
印而猶然領高師從天將軍海上而即降洪尺寸不  
展將軍何敢奇以方陳將軍與陳將軍將軍嘗  
爲子言余自起海上事戎行獲心護險奚啻九死賴  
天子之靈幸保首領今余顛毛種七何能爲而猶勇  
自出入人麾下不亦左乎余且營一室歸老焉暇則  
挾弓矢射虎南山銷乃公雄心已爾一日出出使  
屬余輯之余既輯之而又以教語道將軍事將軍  
無少決決干茲哉願將軍無以快七爲也

陳子有制篆叙

夫士頡頏世資抗手而譚青雲之業良不易哉  
古士射策上書逃羊豕起徒步而都鄉相者非  
馮鉅大人然其大較流覽百家鼓譟群彙精  
而出一也其最下者蘇張言從所

之技靡弗各臻其妙故古人無不精之業也我  
皇帝置令甲以制彘登士士雖鴻鉅大人非制彘  
登要以博綜經史諸家而出之以閎達爾雅即以  
覘其胷中與其他日之所表見及其蔽也士務華  
根勦一二陳言以取媚時眼幸而偶合即文軒華  
意津也 不啻得矣其有好古博雅者則世恒目以  
妖嗟哉乎夫士而文軒華爾爾已無所不可有如  
而謨謀嵩廊出而經營四方講五帝三王之業即  
二陳言安用哉夫嘗試令今博士諸生頗行古

諸君則唾而去不知令蘇張見今博士諸生制彘亦  
垂而去也由此言之今之鴻鉅大人蓋不得與古  
夫曲士之業論精矣古人之業博極群籍而今才  
贖方寸爾古者談執至皓首今垂髻搦管而報  
者之場何相懸哉余蓋甚苦讀今制彘如爵蟻  
一篇或不卒業罷去矣天祚 皇德士興大雅  
者徃往舍枝葉而求本根士之博雅好古者其  
也甲長神白日行市中見即錯愕走已稍何  
怪今則如蒲萄枸醬入中國有見不

我固將樹尺寸而流竹素也而乃徒以  
又卑之乎陳言是汨也丈夫七尺之謂何何士之  
耶雲間自二陸先生而後才士纒七輩出爾時  
極盛若陳生子有者諸子白眉笑余自曩歲布衣  
東海田別雅聞雲間諸文人才士名私用向往人  
以小吏從君子後蓋視事之明日子有諸君輒見  
余為惓然把臂再過子有出所為制義問叙於余  
得而卒業則多平日所習見者沈雄高朗秀拔人  
是博雅好古之效也菰蘆中有人哉余不佞過幸  
竊觀大國之風折節諸茂才異等而恆其平生維

名從化人遊何足

壽范太僕先生七十

夫折珪儔爵皆靡山林之味被裘拾穗者不結人  
代之憂斯非不為遠其遠迤皆未免局于一隅闕  
之士絀焉如心以直傾谷口為英雄則伊管不齒于  
明知必以駒馬高蓋為奇傑則商山洛水之夫不  
於人倫要以連樵觀化視所適矣世有賢豪大人  
執玄德神動天遊進可伊管退可箕谷遇合則  
高蓋不遇合則商山洛水夫是之謂玄同則今

先生其人先生以妙



至鳴烈肯隱如馳駭電方視學越絕時某尚童子未  
能執經以進于門下而數從鄉之父兄長者聞先生  
高才卓識先生辭東海都人士而試之都人士出私  
議曰某也雋其也不已而果然遂試于鎖闈出私議  
曰某也雋其也不已而果然遂試于鎖闈出私議  
是成也先生也下已而果然遂試于鎖闈出私議  
名於無辜又已心平而折憲廟也以故范先生之烏  
管也者爾越絕師未云無何為大方欬晉固寺登  
於九列涉歷榮華功名愈盛歲焉而延黑髮懸車歸  
歸而等嘯園老也夫由前觀之則灼灼伊管之列也

其不佞某以職事至雲間得教奉先生教先生不  
以某不佞時也投曰徐華之荷又引之遊于嘯園觴  
咏爲樂也蓋不知昔者阮嗣宗之登蘇門有以異乎  
無以異乎今萬曆七年己卯嘉平月是爲先生七十  
生辰諸文學真生廷韓彭生欽之方生象甫徐生玉  
孺郁生孟野單謂不佞知先生以叙辱焉夫世俗之  
吏可以爲文乎則班揚不足貴矣

壽翁先生五十序

丁丑不佞徐舉於南宮時同友人

百人而構李馮君夢魂爲舉首與不佞隆一見語合  
結駟聯鑣无第之好有加焉蓋數過從余於長安逆  
旅每居至余則開門謝客獨呼二三同心相對坐  
茂樹東涼風吹而新涼透惟河倒映自句走雷電  
乎在當時而爲此空然得寧靈頓不終天青日朗  
意境所到生夫千古不佞隆亦數脫補補來從黃公  
貫酒佳雖如之則至丙夜北斗世於樞阿而西山低  
於几席也起者王重靈慨然不休或因以達曙矣馮  
君專雅容言言別稱先王與之譚六籍子史旁及禪  
官小說別灑七乎矣藪而出之也所譚結深沈非竹

以博與之采氣室則文字不以居坐則其言自  
而下勿論也烏人高曠玄虛守真味道余兩人嘗以  
志操相砥口男子隨地豈止折上僞爵要以提德  
雄魂自放遭太白之金盃貞亮之素不愧兩問榮  
何爲夫神龍之所以盤迴重淵而解朝太清者無  
故也朕今有欲人即得而繫之是董父之所養也  
故吾兩人居長安未嘗騎馬衝泥懷一刺通豪貴  
泊然自縈云無何馮君以泉苴故得留待詔金馬  
而不佞遂領穎上去然信使往來無間也某年

其尊人谿谷先生廼君亦以予告東是爲萬曆七年  
己卯而谿谷先生適壽五十湛會適時稱異數哉先  
是君遺書頌上曰子意下可一世而獨其得幸於予  
子以兄弟之好視某則其家告壽五十秋七月實維  
生辰某將以是月獻一壽於君以予疇昔蒙寧  
得無一言貶家君家君之壽上者蓋共感間隱君  
子也其先僕萬然以爲君少時聞於里閭已而  
從寬大長厚之行其德合則屏去嗜  
好修然清枯日講玄真其德不悶也蓋君  
家爲人大都若此矣

以諸父事谿谷先生是固當有言雖然予蓋亦有大  
感焉先生生辰以七月時招搖指申天氣乍涼焉君  
百拜舉觴上壽洵美且樂而不佞隆乃坐困簿牘不  
獲列於諸子起舞婆娑彈八琅之教吹雲和之笙以  
爲先生壽也夫盈此一水相望何但如天漢間哉

青溪集叙

青溪者青浦也青浦古由拳地居雲間西部爲澤  
空波四周多鷗鳧菱芡景小楚七每乘月蕩槩如  
中遊九峰三泖落几席湖上蓋又有三陸先生

開之吉士適以七夕至至即相與操方舟出郭行  
常蕭野水間是夜雲物大佳天星並麗余三人扣舷  
和歌仰視青漢因風而送曼聲樂甚已復相携泛湖  
湖登湖上浮屠尋余丘躡天馬吊二陸祠慷慨興懷  
焉蓋流連三日而開之別去嘉則留燕頭旬日余退  
食即相與揚扈風雅韻味先生不及於政嘉則得詩  
如干首余詩與之畧相等先生髮短矣而心甚長諸  
所撰結更雄麗神王哉余與對壘逡巡畏之於是謀  
刻先生詩余與開之附焉而用青溪命集  
由奉集卷之十二終

尺素集卷之十三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讓柴仲初

語有之士有乎友則身不夫人名今昔僕將開口  
數足下罪所足下少之僕歸人也天性拓落其  
人禮教蓋未嘗教數然也然不敢以此事足下矣  
區願為足下忠臣願足下少聽之昔魏文侯與左  
飲酒樂而天雨願業已與虞人期即飲酒樂

開之吉士適以七夕至至即相與操方舟出郭行遊  
葦蕭野水間是夜雲物大佳天星並麗余三人扣舷  
和歌仰視青漢因風而送曼聲樂甚已復相携泛湖  
湖登湖上浮屠尋余立躡天馬吊二陸祠慷慨興懷  
焉蓋不連三日而開之別去嘉則留齋頭旬日余退  
食即相與揚扈風雅韻咏先生不及於政嘉則得詩  
如干首余詩與之畧相等先生髮短矣而心甚長諸  
所撰結更雄麗神王哉余與對壘逡巡畏之於是謀  
刻先生詩余與開之附焉而用青溪命集

白奉集卷之十二終

白奉集卷之十三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讓柴仲初

語有之士有乎友則身不夫今昔僕將開口  
數是下罪顧足下少正之僕歸人也天性拓落其  
人禮教未嘗教數然也然不敢以此事足下矣  
巨願為足下忠臣願足下少聽之昔魏文侯與左  
飲酒樂而天雨願業已與虞人期即飲酒樂即天

夫公弗爲也夫季布所以有聲梁楚間者豈非以  
不侵然諾爲名高哉故信者士之質也行之寶也  
國君至匹夫弗可易矣僕始謂足下信人也乃今知  
足下非信人也始以僕期訪僕山中僕甚遲足  
下每晨起必呼僕名僕聞之必具館人設榻時時  
謂足下且未嘗一語不來引爲再期而三而四五僕  
常坐齋中聽戶外履聲足下未矣而足下竟不  
果來僕所居山中誠落莫夫廼空谷者同楚之昔  
輒喜斯恒物之大情也矧僕與足下交遊中號稱相  
知者哉僕交諸大夫士石交不少矣顧獨奉足下

若斯斯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宜何如者丈夫處心  
有如白日如其一諾即萬鍾若失千金可捐輕泰山  
爲一擲等六尺如秋毫指幽閔於廣庭揭冥七於白  
晝弗可改也是以聶政扶而於嚴仲荆卿湛族於燕  
丹延陵挂劍於丘墓伍相投金於瀨水豈非貞士之  
楷模匹夫之耿介乎以此徵於足下足下何居足下  
訪我山中相去三十里耳計暫往而返腹猶果然  
非有跋履山川之勞也昔人纔一想思千里命駕  
其視足下何如哉足下即不惜玉趾無馬空

也僕即何有於足下哉僕日閉門下樓讀三  
典八索九丘則北面古帝王讀六籍語孟則執弟子  
禮孔孟覽左國則折節丘明三披史記漢書則長揖  
太史其他諸子僕日與之晤對一堂劇談千載僕即  
坐窮山中未大落莫也足下何為挾城市傲我曩子  
居大江以北僕十至足下之門足下乃一再渡江是  
足下徒能坐邀國士耳去三十里而遙即裹足退不  
敢前尚奚論千里命駕哉僕自雄筆後海上諸君不  
辱投刺先叩僕之門者有往而見吝者有徒空言修  
殷勤而竟不一造其廬者僕於諸君固不數也然

乃僕于人則又大異有見則喜不見則悄然以悲有  
見則喜不見則不悲有亦無見亦無不見亦無喜亦無  
悲此其大較也以此徵足下則其所謂拳上足下者  
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宜何如者足下嘗試思之汗  
殺上下矣葉元叔於僕猶足下也疇昔之約元叔  
與焉幸為我寄聲僕無狀不能佞足下刺上盡而  
言幸足下恕我

與李之文

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佞處鄉邦走江海

難憑豈惟小夫曲士即號稱一代碩人君子始以  
名取人推轂見賞乃不勉之以就萬世之業而徒以  
富貴相期或外爲相知內存覬望或始屋剪拂已改  
初心不佞壽昔虛名稍上起彼都人士謂缺駢千里  
無留行矣多樂與不佞交往上懷刺及門執贄求見  
倒屣以迎王榮虛左而迎侯生此時眈眈生光采一  
言借羽翼誰不爲不佞鮑子執不佞亦感恩銜過折  
節委心承賈白虹氣於天日思港放以報燕丹斬水  
以酬智氏豈不感哉既而斬馬衰經讀禮山中一  
試下有司有司敬帚棄之說劍談兵迄無左聰嗜

之把臂而稱相知者一旦棄不佞如跡焉詩人托  
意於谷風孝標著論於絕交古言此許言思之可謂  
於邑不佞深維平生知己不佞者三人縉紳之望則  
有張大司馬竹墟司馬骨肉之親則有子文之三人  
者金石比堅芝蘭同臭識管仲于魯區收孟明於周  
帥真可謂歲寒松柏出谷陽春即使大海變爲桑田  
黃河掬爲衣帶逝川西注白日東沉豈可移其志哉  
文頃與不佞居年益老成見益高時時能賞予文  
後每有所擬文未及成輒索讀之讀之惟恐其



倭文豈能當人意至是之文愛我過耳然而莊生之  
惠施伯牙之子期千載而下當不令兩人者獨稱相  
知矣坐是吾兩人者如蚤與駝虛然步武不可以相  
去不倭時有所綴而之文不及注目之文不樂也乃  
不倭亦不樂也每坐齋中屬管會之文不在即無奇  
思無佳句已而之文適至却得奇思得佳句嗟嗟此  
何以哉夫物常珍於罕得而賤于所有餘常喜於偶  
遭而厭於所習見斯恒物之大情也夫珠玉之貴於  
瓦礫者以瓦礫多而珠玉寡也藉令珠玉多於瓦礫  
人弗貴之矣鵝雛之貴於烏鶩者以烏鶩常有而鵝

雛不常有也藉令鵝雛常有如烏鶩人亦不貴之矣此  
漢武帝讀相如賦恨不從與此人同時而班固作漢  
書傳毅詆之為覆瓿遺輝古今諒同斯揆矣乃之  
獨何見哉而馳者尚作臭味不殊譬如渴吸金盞  
飡玉粒足下之好得無癖乎昔楊惲為司馬子長  
甥故其為文豪宕疎爽有子長風今不倭於子長  
能為後而之文又安秀發是不難為惲也他日  
章高視東海是在之矣是在之文矣則不倭

之子之文又豈獨以相

之故哉

下江南曲真漢聲矣足下所謂盤空樓  
書生哉昨與足下縱談千古於仲初樓中乃歸  
覺失聲曰楊大理乃有此兒足下方領先鋒旗鼓  
戰詞場氣磊上盛也僕則枯索弓矢退舍避足下  
氣淡其氣稍安和然後足下對壘耳僕亦慕李  
人甚足下有命明日宮走大雲中赴中人

又

咄咄揚生才何太奇也僕居江南則奇揚生乃今居  
都下則又奇揚生甚居江南有揚生楊生稱奇爾  
今居都下無有揚生即奇不又甚乎總四方奇士

集闕下豈不多賢至求如伯翼者輒無有何也僕  
緣之才爾辱都下諸君謬見推轂謂屠生才屠生  
乎才謂屠生猶爾令得見我伯翼當何以云不大  
辟易走乎漢時時對諸君口足下不置大江以南  
為生色夫大江以南靈怪之所盤鬱也惡得無有  
生即無有揚生何以大江為足下近作何狀足下  
筆海嶽輒鼓舞相摧余恐波臣且訴足下上帝  
代僕居都下無狀日騎馬懷刺出天道上出即

得是諸君獨奈何萬里去合其所欲也

天下無如笑我尊君而下安不汪長文入城不  
住山中附書恐不能達不具亦冗不及具幸為我

汪君

與賀伯開

僕海以東鄙人也豈亦嘗知足下知足下以馮生出  
咄馮生奈何然馮生多士而奔也彼主者顧安所得  
雋始謂是道然爾汝道其積壘巖乎標奇而出  
之也泊又叩其中則又多可門肆哉稱博物君子矣  
禦覽港上定生此人足云越霸氣之餘也泱泱大風  
哉僕謂之物逐窮樵李之勝觀止矣乃馮生不自

數上然為僕稱預生不能休云僕跋蹠之足三尺  
寸寸董而得路至如賀生八駿者也以魯天子登遐  
而躡崑崙之上下亦大不承而曉爾斯之謂神物  
若鄙人安所置乎人亦生賀生者鄙人則獨佳矣  
僕殊不同居無何馮生出足下尺一僕讀之平素  
真然自失也亦樂夫馮生何物小兒雄快若是不圖  
越之東鄙兩見夫夫令此兩生並轡而駕中原將  
者前矣而且也佐之鄙人鄙人即不佞無能為役  
辱在偏裨猶可領旗鼓矢石而獨當一隊天下

以見其不佞也

人始而驚已復沾喜也書詞多高自稱譽是絕類  
東方先生殊伉爽可喜稱西方聖人語可謂關士至  
口津中豔一舉首者何故夫一舉首何足為足下  
道僕謂取之物若石若石一搏黍之先而先之  
後而後能先得之偶後失之無矣以馮也即亦謂技  
有精與不壯夫矣壯夫有方將上之乎九天下  
之乎九地哉請為余論六合操筆矣何為乎  
而足下云云也且馮生乃以此重天下者以此重馮  
生重馮生以此者衆庶之見也足下之以此物縱送  
閒爾足下佛也佛足無天地是無天地是無萬物

是無萬物盡安有天地萬物都無而復有其一舉推  
斯以譚足下之於佛猶未乎聞足下雅不善里中俗  
父此又何言彼隆也起地上者山嶽乎浩一走八紘  
者江海乎鱗鱗上林下土者日月乎此其為奇  
怪亦大矣而世人一為則曰也夜光之珠以暗  
人於道或按劍而相視則不習也彼促遊小夫  
說所謂廊落非帶者哉今天下卓犖不乏魁壘之  
士稍一鵲起奮臂大呼當必有千里響應者馮生  
東顧風矣儻父當以馮生故而信足下足下何有

時誠可爲足下稱寃然此惡乎貶賀生下士聳道  
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非虛語矣願足下自信無  
改玉也大丈夫知己恃有海內二三奇傑耳若此曹  
幸置不同賀生以奇服擯千里中人而屠生未嘗與  
有宿昔直乃從數千里奇聲足下勞苦若平生足下  
知非大相矣假令賀生治治容許繁聲而奏諸時人  
之前時人必喜賀生則却而不前之二者孰賢哉願  
足下自信方馮生衰然絕多士而介也聲名藉起  
都下都人士咸延頸願得一常與之獨鄙人以不知  
故猶然掉臂也馮生以鄙人掉臂也私計謂延頸

爲人不在屠生一眇矣一日僕方

容馮生乃排闥直入視僕上乃據床與語語意氣殊  
易馮生馮生乃稍上吐奇既而相與縱談千古如倒  
囊而出物也僕則矍然起曰吾幾失一馮生馮生  
已吾疾蓋自是始爲石交矣馮生奇士能知足下  
倘所謂臭味乎彼悠上者則又奚辱也僕入燕  
得一觀天下奇士容上爾少當僕意者即如馮生  
不能一二屈而卓魂拓落之士往七散之四方  
西北即如我東南益多奇傑人執一麾自雄

不大落莫也然屠生亦行且以小吏走四方矣僕  
四方之後當得便道南將尋足下具區之上與足下  
爲十日飲酌酒波臣仰天大噓亦一快事耳足下無  
鑿坏逃我

與余君房

君房足下昔首先王之馬首東也僕與二三知己送  
之都門相眎不能出一語在面情殊不惟豈惟僕與  
二三知己即白日亦爲足下墮然無色矣足下雅好  
奇服峻絕而深沉無論六合之內千百年擅長者  
一第何有而令摧頽若斯乎僕居鄱下都

士無問識不識往也爲僕言君房無恙以彼其  
魁天下當有余而顧不第者何僕輒爲之款款慨  
即鐔關而入者亦無問識不識往也爲僕言君房  
何狀又復見落上君房者今不知爲誰異物當前  
愕眙失主余其無落夫夫爲天下口實矣余又爲  
款款慨嘆嗟君房命則云何他人一不得志即  
恨爾而先生獨令天下竊上然口之不置且天下  
中豈諸得志之士或置喙焉而獨勞苦一不得  
以此其效可睹也夫士博一第與博天下

此皆他人為足下云爾足下何所不可謂有所不足下不謂盧我乎僕居都下無狀且無能為而又且無可為晨起第騎馬出走往往諸公間諸公間即往候門者罕不入馳去即不往候又待過詰朝輒復然日暮倦歸有僮命執席卧而給車大司馬省中殊無所事事與諸君雜坐一室中大夫司馬出揖揖罷復入坐室中長日無以為事諸君則嘈嘈孟浪嬉語爾來進退如是而已此何樂而足下主上其仲且然何論不佞不佞居海以東則何人言君為其仲

君今若長安豈不多賢乃人言亦未有出君房者兩君者難之乎其為才矣足下東還作何狀秋矣得就一官夷尋足下湖上為十日飲良足愉快而日僕僕牛馬走中山靈笑人哉田叔書來甚賢僕寔不佞以勤田叔幸為我謝之

與田叔

草君來得足下尺一具見款款之忠不佞自無他腸抱樸直以遊于世譬如不繫之舟此

所之多故當前未嘗一經意也

所為至暮有命枕席沉沉而語朝

甚大利害即有甚大利害時或都忘之矣思慮  
多愁則苦蓋心無思而且也不任于思無愁而且  
不任於心不後之心之記思也他猶若未嘗剖判  
惟不覺其心之所不忍以是為日遠不佞教奉  
于君子其因收二三其德以收夫戾足下所知也  
不能小廉曲謹以作知尚之答計生平所操務將  
為足下取名雖為足下敗名又都忘之矣又雅不  
與時浮世情事自如轉喉觸忌黑白太明臧否太  
富其得意口碎津有味其言即直釣在前曲釣在

僕亦惡嗜其然方言脫於口而其中已忘人方結  
若鑄在金石而僕固已舍然矣矣乃今分世不為  
深世務紛如蠅毛多所盤旋而度昔將遂讓政  
而疎畧成性迄不能懲熟羨而欲整噫嗟夫人之  
拓落無城府一至此可謂至愚極陋世奈何求  
惡人哉居都下勉為周旋作閉門人畫地而  
三緘其口矣所通聞問惟我二三知己不敢令  
通一人以是城守庶幾勉乎惟回叔以為何

以是城守庶幾勉乎惟回叔以為何



一別至今猶懷惘也然僕之與足下猶  
僕引弱弓一發而盡至其故也不能穿魯縞足下  
萬石之弓引滿不發發則穿七札飲羽伏虎洞白  
腋百步之外無留行矢足下東作何快大江之上  
湖之濱事軍遠遊其今在牛馬走中風塵作苦方  
拓不第時世人多為之生乃生方載營抱餽  
心自放于江楚間無顧顧可憐之已及幸叨此  
第居長安日發而止故詩召馳道上雲仰人眉捷  
降心詣俗俗有不能時而厚自墨守已忽忘之矣  
循故步而行動多蹶盤利害之所錯而憂懼之所

如行閣道下九折坂而臨百丈之溪獨奈何無慮  
也又苦炊玉而燃桂長安信美不可以久居矣足  
無徒謂僕虛語旦暮且及足下當有味余言哉秋  
倘得就一小吏東尋足下山中把臂一笑亦大是  
事家有老母方資升斗為朝夕其義計且又苦無  
山之資須鬻為吏隱然後惟所適爾急流勇退僕  
為之譚何太早所謂未卯而求時夜者也足下

與馮開之小牘八條

將楚師不自私幸惠與僕共之僕

使杜門理舊業耶此足下家物何為自苦  
下云宦情太薄欲早尋僕西湖之上僕信人也且  
至湖濬俟乎矣今若爾英雄欺人哉

詰朝一會因元字丁右武及楚瞿君梅君二人皆  
士也靳足下過同叙遠道瞿君大似恂也謹厚其  
子亦美秀而文明日之會并邀其兒子才十一二歲  
耳無論奇文即作字亦不凡其物我夜來作錦帳  
又殊自喜起舞益恂恍如見物矣

早起作祭伍君文稍自得意自取讀之令我懷拍  
然始傷乎悲哉已復孺達人語輒復大快矣得

知也文之工不工所不敢知亦一時奇興幸足下  
過賞也

昨過從足下甚善乃不幸遭僉父作灌仲孺使酒  
塵令人意色色不懽願安得與足下按胡床譚  
安得長策揮俗客於門令吾兩人勿傷雅道也  
人柰何能無此遭哉太史占僕夜來流亭入度  
豈亦有是耶當騎過足下閉門下捷復取一丸  
紙掌作嘉話何如來諭已悉拜命之辱

下當採大筏急濟我牀上草草

爲陳卽作花燭篇七絕寄意類深幸足下過讀之  
女何夕客中多遠足下可乘說涼來共坐嘉樹軒  
天孫渡河律當高長安七夕篇剛之也甚望甚望  
宿員奉償伍金如整寺故寺援急或再有請湏今日  
預爲此函一笑唇長鄉日乞來長安如以僕或者早  
倩後身耶

不佞南矣遠出深處曠哉黃沙莽莽天何高乎鉅  
千里回望宮闕不見故人此僕銷魂時也願告  
不能長語廿九日墜頰首勒狀無他言

上座主先生啓

青陽布令群芳含氣於木公白帝乘袂萬寶告成  
金母吐納靈朝屬神龍之變化酌量元氣在斗極  
平衡大鵬鼓聖天之翼必借力於風雲八駿聘  
之蹄亦取資於銜轡都人士之意氣鳴張寧逃  
子大夫之文章鵲起爾何能爲彼鎖棘關而入  
司命而來走造化於筆端片言寵辱握星辰

東海鉅儒南宮清德石帆秦望競秀於會稽玉  
書探竒於禹穴碑枕蘭亭墨妙右軍之筆波瀾鏡  
文馳賀監之聲甘泉邑從賦擬凌雲天祿校讐星  
太乙暫遊侍從之班來况榆材之地目分蒼素口  
備風身望泰宗望匹練於兵門劍落豐城指雙龍  
十卜象剛之水玄珠法契詒離朱之迹伯樂之相  
馬觀存亡滅沒之機九州土廣設天網以該賢六  
塵清頓八紘而掩焉謂梁棟竒材不見遺於寸朽  
以垂魚薄技得自奏于大方提之泪沒起迹羊系

爾出之風塵共赴雲龍之會是大宗師有大造於  
生也雖甚盛德蔑以加諸何以報之如彼周極爰  
具於庖人敬申歲時微寵於執事聊叙雅懷伏惟  
君子不鄙貞諸生惠然臨况不勝光榮歡忭之至  
與沈君典諸子

一別足下遂作步人東還門戒行李外接賓客  
馳逐夕至漏下四五鼓不得休去冬十一月初  
始得奉老母涉穎又鞅掌可知也坐是久

所官專制縣大夫莫得詰非一日所鎮家  
馬與縣官爭道其家之瓦覆而崇墉者問之皆千  
長百夫長家編氏僅七七室室瓦九蔽風雨而  
城外塊然荒土如掌大景於何有惟枯楊數株霜  
玲瓏似如玉樹可為玩娛蓋東坡而入於壽州北  
而入於潁州此蓋潁壽間一村落東北去潁壽二  
治稍遠故別置一縣治漢稱黃湖所治潁川及濶夫  
家潁川首今河南汝州非潁上也唐末所稱潁川  
歐蘇宦遊處者即今潁州去潁上尚百數十里而  
蓋北不近箕潁東不近濠梁淮泗而自爲一村皆

塊然荒土如掌大者爾無所取羨矣史稱管仲潁上  
人今潁上有管仲墩然放管仲墓在山東舊誌所  
諒不誣或相齊後遂家山東死即葬山東爾然潁上  
舊未有管子祠潁人不好事如此哉邑小而民  
征求作吾民日以不堪又界潁壽間爲汴泗孔道  
蓋供億不絕不佞以去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任  
任之日緋衣皂蓋逍遙乎潁吏即衣故敝衣出城  
數十里扶杖道旁迎貴客貴客呵聲如雷使人  
村落數家舊猶不失本業且俗織香無草足

豈有豆麥鷄豚四種鷄豚以味瘠薄不可食不  
下車禁鷄豚一無所市日麥飯一匙而啖乾葫蘆  
舍頽垣敗墜大風灌室號嘯不止老母苦寒夜起  
俛手焚香嘗酒召進湯汁上風滅然淳朴不復知  
府禮法其最者言之可謂石長安氏掌之資不  
下車之日惟令舉一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長百夫長及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縣尉丞州司馬至有頃而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與不佞南面分席而坐上惟稱令下坐稱主人  
官不知所出旁一吏對曰故事明日不佞舉公燕

舊令諸君復來不佞方與新令為交盤日夕不得休  
命從人治酒賓館款容盡微門者爐火庭燎佐客  
又時時遣人謝過諸君至二鼓醉飽盡驩遂相與  
無待公燕奈何以交盤故微門者私開縣門不告而  
詰朝縣官猶令人持帖子謝過也不佞令遭人無  
長惟整折而又善謝過疇謂屠長卿終翫骸人北  
於行公法則不敢爾矣此大都猶其小小者其  
可為者城臨大河河廣十丈深二丈許先是去  
稍遠歲遭大水壞堤水漸迫城下今去城

可保民其魚乎矣官之爲也危在旦夕方修築  
邑無一木一石取木石常於壽州二百里外度支  
萬金邑中無所出而日奉上司之督責甚急前官  
業已脫走至今下僚將安所從不佞雖日夜焦勞  
爾小吏家落數家計無所出今方出廬外舍與土人  
多方區畫是出縣治之危不以爲危百姓家借一石  
諸草屋泥垣又苦無石則取敗石伐枯樹不佞方且  
身恭請與土人同採斫節用任負指日進行百里而  
夜令人從門外報太夫人以無恙百姓見不佞忠誠  
人人勸也嗟乎壽昔榻管清言屠生令一至此就  
任以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京師去歲開闢抵  
家又聞關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寧又走壽州  
中都走滁州走淮州走揚州高上官而歸遂與此  
迄今形容枯槁手足屈屈又爲風雲所侵蝕髮  
種作枯松狀雙耳聾黑如木菌鼻促縮而善涕昨  
庭謁上官踟躕無奈涕何益不復餐時白晝焚焚  
坐天乎其以我爲時夜也誰令聽之故人良苦  
數字聊寄相思不意臨書遂不能止勉旃先生

任兩月奉職無狀惟勉強動思治理不敢  
官以賄敗一錢不敢入私囊思宥惰失職朝夕兀  
至盡廢筆研思囚圍積寃除重犯不敢濫囚一夫  
日問獄囚饑寒寃苦狀而燠休之有盜遣徒道亡  
囚其婦幾二載饑病委頓冬月單衣敝盡者隆庶得  
其狀給與衣食七徒感泣自縊來歸益二年逃不得  
自來歸哀而刑之不可則為請於當道得末減先吳  
民貧苦吏胥又苦征歛急則皆亡去隆先撫字而後  
催科又盡去銖錙非正額秋毫無取又審稽戶口  
實數丁死亡盡者產歸他人者地瘠薄者留橫

編者悉犁正之民稍上來歸告復業者今且委積  
下日以百什計矣思問問隱痛下得上聿每出停車  
轡聽受人言黃稚滿車前後數人對簿務令人各  
言無說乃已已即行而有言亦輟令聽之聽之而  
說乃已神解未至務沉深而盡下情庶幾無寃思  
煩長刀風務在息爭訟而講解即大事弗問講解  
舍者什之八九麗法者多一二萬七不得已而  
法而可以理慰者不敢盡法也有母告兒子不  
者君一二鄰父老會問格反使喻以天



父老亦泣堂上下無弗泣者而後令鄉父老領  
日教督之今以茅聞山西賈人持帛貨縣中縣通  
貨二百金以十餘家訟孫至洛前十餘人都無券  
如賈人言亡一人欺者皆盡感其美悉放免無所  
繫聽其償賈人且謂賈人皆貧者索亡不償若所  
償者皆予則代償果出而索償賈人一負者所出  
人出皆稱謝入者亦皆辭隆不知其心殊自喜  
終不能事上官作說書亦十日又知隆月而行世  
人皆奸煩苛而隆尚寬大世人皆以歛先入者為  
而獨後催科諸所謂民使首多不採上喜怒而徑

文上所罪有絕可憐者隆多自免之有賣兒子贖罪  
者隆立釋之而後以罪其所謂以德化民近迂闊又  
似矯俗為名高其不賤又近好名不能辨阿取媚上  
官又似誕謾其勇於興革又似見所長先是各州  
皆卑顯上顯上森氏多不關白本縣而赴愬他州  
他州縣亦不關白本縣而徑繫我民人去前官屈  
詭隨踣躄自保至奸偽朋與乘機竊弄魚肉元元  
我四境隆悉取而法之鄰封不謂隆持法紀而以  
上人先是監司人至縣提吏堂上城擊碎

人過入據御史臺南面毆卒隆召而庭責之甚  
過良久乃已由此言之下民仰德隆亡無以託於  
路矣雖然隆何求哉嗟嗟江淮以北荒土千里人烟  
消疎流移滿眼婦子不保監司雲列文移星馳簿書  
山積徵令急於絞絕法吏猛於虺虎摧輸析於秋毫  
供應疾於湯泉言及拊循衆皆日笑共以為妖柰何  
官為故人知我敢布腹心子當云何因風寄我河工  
告成矣不費官錢一文而萬金之後成不旬日黔首  
雖然父老咸謂非明府營二十年不成自古役以民  
力又以民財而無怨聲者為難隆德薄無以致此

迺徵天幸亦以其民醇之效歟謝生者穎上人雅有  
文行以貢上京師幸借顏色不佞所以治穎上謝  
或能道一二矣會言天下大計不及相思

與張長公諸君

渡淮來吏事勞人風塵作苦一城斗大土瘠民貧  
戶十九里多流移人誅茅小結先是邑有所千夫  
百夫長耳膏田盡折八屯崇墉瓦屋烏富人居者  
率任齊民草屋斗粟外無長物俗織音而郵好

月來青地色見居人多瓦屋佳謂

不堪又介讓壽二大州間車徒供億上與二州  
汴泗孔道冠蓋相望也一道穎壽至下邑下邑何  
望二大州易以得罪民又重不堪隆世情故疎雅  
間於吏事奉職無狀足下試問隆何以治穎隆則  
置對矣碩獨好黃霸寬和惡覩寬理拔才智既不  
人諸勞上者率不更練乃務深湛而盡下情久之  
姓稍安其拙東門之後度支萬金矣隆以其款款之  
愚風百姓不煩官錢一錢旬日而河工告成事此非  
可以智計取則或其拙之效也故龍懷有聲厚自  
損令卑令江北更復此乘傳過者無論屬不屬

折作庭叅不佞即庭希他即州大夫通無論屬不屬  
咸扶伏郊迎不佞即扶伏郊迎千夫長百夫長及  
司從事皆得與令南面分席坐不佞即與南面分  
坐平生屠長鄉勉為共謹太過政得與他人等爾  
生書來云足下龍也能乘雲不能伏爪烏覩龍哉  
則安能其此為尺蠖耶嗟嗟予不負令而令負予  
與吏胥伍入漏下四五鼓猶手牘倦稍隱几支  
履體日癯且舊業長置篋笥中携圖書數卷

注目又何敢對容譚文章

物窺井而自說矣足下栖遲海曲望之欲僊夜來  
坐流波館與足下把盞蓋殊自蒙也諸公多囂上  
大夫氣奈何屠生獨兒女子向人長袖善舞以此  
取憐羞諸公可爲長慨

與沈君典三首

世人相別多作兒女子悲道上握手數行下蘇李河  
梁之情何其愴也昔人有言雖然銷魂維別而已足  
下殊不然居都下足下之於僕用情至矣獨不用情  
於別沈箕仲馮開之周元孚孫以德二三兄弟臨

握僕手惆悵歎歎邑邑不能出一語謂僕且行至不  
忍復過僕故居追憶此時天地為僕二三兄弟燦  
無色足下恥之獨奮起去不顧烈士悲心即不可  
二三兄弟非夫而足下方竟起去不願乃真有英  
之氣哉足下方落第時走九邊觀營壘與健兒成  
卧沙場之上可謂氣雄萬夫又好結交海內豪  
然諾敦意氣僕東歸與諸故人談足下則莫不  
以起此豈可以况仁望足下執王上舍  
不獨文字高朗通家兄弟之好

東驅馳甚苦始足下勸僕棄去吏事作京兆  
力僕不從乃今悔之足下故逆見僕今日矣自今  
往所爲頴上不善者何以謝足下僕茲思矣足下  
長安與諸君子高步闊跡睥睨一世獨僕風塵下  
而有顰色心多俗腸命也如何昔之達者垂臂鼠  
無所不可僕安能以此置芥蒂胸中所與足下道  
者明僕猶能知世情非僕至意也十一月初四日  
家之頴上奉老母及携細君以行七北漸寒老母  
寒幸康疆無恙無厘故人小子何知何以為吏令  
生更是尸祝代庖人也足下用世之才何以教之

在下風敬頌嘉猷聞邸報知周元孚上書一節可爲  
吾道生色第以不見全疏爲恨家師劉見嵩先生  
已入京向託足下寄謝知不忘此言

都門把臂春馬傷離霜載零玄雲四馳天寒以日  
白日爲速僕也壯士能無破頰子惠好我爲我拔  
事在昨日焱易歲乎昔疇昔作吏行李戒途子與  
仲元孚以德聞之二三兄弟勞我良苦歛留拳拳  
夜徬徨相視永嘆北斗闌干同袍之情可謂篤  
不能從命也子歷天路我行畏途九月去國

趙公府低眉以見上官扶伏道左望塵遙拜屏息  
下不敢出聲泥沙在衣風塵掬面丈夫之氣摧頽盡  
矣且欲行寬大則幸公深文謙息肩則若于督責強  
項昔為汝吏僕直者人遠近者為忠厚砥志者  
為信名曰為官者為道者為迂闊俯仰高  
厚常若為官者為道者為迂闊俯仰高  
結謂是上亦不為官者為道者為迂闊俯仰高  
承明之虛寒凌雲之賦其來之駕僊一乎虎觀石  
渠儼為天上而乃二月以告開矣大窳靈息澤人情  
所藉足下當鵲起之秋遭龍變之會順風而呼乘

振響逍遙歲月公輔可立致也何為得意自古居寵  
不樂閉門下楨有如窮愁懷賈生之憂抱劍向之憤  
脫徒富貴榮華秋毫語去高堂悲風烈士悲心足下  
不能腊帝突梯坐取尊官上老九族下媚妻子此如  
皦日鬼神所知矣方足下不得志時因嘗走九邊  
大漠握將帥觀壁壘黃沙之上卧霜月之下歸  
招置賓客結納豪傑家散千金日食萬錢意氣於  
無雙及褻然舉首晉登華秩顧反無七溫厚折節  
人憐瞿子於困窮拔屠生於稠伍一言稍合

彼榮華視於何有而能依阿取憐坐獵高貴  
知足下必有今日矣若神龍可繫安名爲神足下今  
狀元及第名在清班朝而煙霄春而林壑明星有  
鄉雲在天四方函蒙士林動色用匡 皇國光我同  
袍豈不雄快何心以公輔則並通顯然後爲得意  
耶故人相知以質不以暗得令爵在下走事多牽制  
殊不快心而猶蹭蹬一官者戀五斗由足下言之奚  
趨腐鼠之與鴻雖哉足下今歸且高卧落敬亭之雲  
醉呼李白誦澄江之句長揖玄暉僕且又視足下於  
天上矣僕愿足下益自愛方今 聖明在上雲龍

蓮魚水自換鉅金泉石情深烟霞成癖何必巢許  
如姬孔不可謂非人豪謝眺青山終非鄉家物也  
望故人大江門之再拜使者神與書往

屠隆拜書君熊足下足下今歸矣何不樂矣身  
蟬翼而名重於九鼎足下以彼其才今小貶損  
年可鴻漸台司不然歲食大官紆徐清華無所  
豈其十年流落從數千里驢笻擔簦走京師  
爲子大夫留直金馬居京師甫一歲而

一曰車矣。考毗之子文謂足下英雄妙機。推自  
字鼓弄。家雋既已得清華之班。又趨然遠舉。為名  
靈動六合也。最下者。咄嗟沈狀元。寵靈天子。被恩  
不與時。獵等受路津。上報國恩。下光九族。以為交  
榮施。獨何若。朝見天子。暮戒行李。見彈求鴉炙。未  
求時夜也。斯三者咸遠於名實矣。何足以知沈即沈  
即居交戟之下。為天子指。入直。從奏詩賦。揚  
大雅。此豈不亦華陽洞天。閩風縣圃。何必尋青  
僊遊。即子房功成。掉臂而後。從赤松子。爾沈即言  
太早也。夫足下以一歸為名高。有知不歸沈即之

一曰卑乎。鴻士鉅儒。遊時若。上可夔龍。下猶不失。哉  
星金馬。即榮名。寧出山林。枯槁下哉。而汲上以引  
為名高也。乘時登要路。津絕作功名。寧獨世人足  
愿之矣。愛時眷主。感深執獨。邑上誰語。不得已而  
獨往之迹。廟堂不可聊之。而山林斯足下之操也。  
曰三者咸遠于名實矣。以譚足下。今雖歸  
誓與漁父。伍不樂也。雖  
進而婆娑乎。即玉堂金馬。毋  
揚亦洞天

安乎即天台金鹿丹山赤



故發狂歌聲出天地之外也獨爾故人吾爲人  
故人亦有以自遣不以其所苦而易其所樂所居  
西籟鏗伯陽蒙周八公咸在焉時上夢寐神遊即  
書旁午中奚而不灑也昔人大隱多在下吏僕何  
漏令也丹砂不日且就就且遺子數丸也河上碑文  
辱見許今業已刻碑幸即示去人僕自製碑文一首  
并河上告成申文一首附覽足矣其無限相思倘  
能過我顯上乎日夜違之臨白

白華集卷之十三終

壽集卷之十四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與沈嘉則二首

嘉平之月道出姑蘇遇王百穀問先生蹤跡云行  
不日且次吳某以王事牽人不能得便留八行  
遂聞渡江而東矣入潁日苦吏事鞅掌不復  
先生淮揚又不得東使人一訊起居耿耿

切有人自唐陵來言先生尚留

湖上過流波館不見尚書公想不勝山陽之感  
隆雅不善吏事今爲令雖陰自知其不可况他人  
視事以來日夜祇思恐大不稱此官以爲門下伊  
猶先生寵靈幸無甚得道此耶父老生平好黃次分  
寬和今爲潁川無他村旅用款款小大必以情先  
教化而後刑名即前歲一旬置之民亦以坊附焉願  
莫有千三尺者而又頗見開關隱病比於神君神  
則安能所謂小大必以情者乎  
人惟聲折亦不復敢對容譚文章家語意下錄刻

爲繞指柔獨怪曩時諸公爲僕私計過也然吾爲  
請命監司諸公有不可往也疆爭諸公亦見寬不  
罪則或有天幸矣城東門臨大河歲洪水爲妖  
城垣故隄失守父老懼上恐一夕化爲魚隆抵  
幼墟道爲言東門之役先是議數十年無成度  
萬金下邑枵然濩落獨奈何守空城坐待魚也  
真是役昕夕兀兀矣始於王正四日終於三月  
昔成事未嘗以一鞭箠使其民也蓋才智

言之雖有才無所用之美海內人士多皮

謂暑生必不善此官故勉而就此勉而就此故凡

措畫救過不暇何暇論丈夫鴻烈卓異哉又嘗上

稽會徵令簿書山積矣諸竅大教小集為文學諸

索刊刊成寄先生先生倘再容注南能遂涉穎乎

邑雖鄙將治十日酒待先生

得七月帖子詩四章通志一冊讀之娓娓不能休

理豈不廣志亦夥矣若通志閱博深雄包絡三才

吹萬品匪獨稱胥臣多聞茂先博物即其文章巨

題法可及真可問一種奇書聞有諫其太直者

人多以臧否為浮薄以依違為長厚稍別黑白定

澠輒來口語目為涼德夫仲尼豈不物上長厚哉

其作春秋何如也顧先生自信若山川亡恙玄黃

改後世不廢竹帛之事則有名山可藏也容歲得

陵書盛稱願使君抄稔使君入燕過某者十度其

十往造使君之廬不待一函及發都門出舍報國

使君乃與沈箕仲馮開之沈君典來會一見把臂

笑酣語達旦某觀其才氣真簸蕩千古非英雄不

知英雄矣之穎時復與陳使君居於西院

海陵之盛何必狼山志中讀林大夫諸詩文想

亦必疏朗清曠之士非之夫何以能容先生哉先

今高卧明月榭故人何處可尋其治吏事

纏終日兀兀嘗苦世俗情除風雅道喪每念先生

海之東便令人欲仙積水可極遠道寧窮何時登

蒼閣撫手雲日一眺平野也杜稱為諸生強刻之

無云何無逸品詩矣

與

長須回手足下尺一讀之下裁書時坐天

閣上造太乙下來耶何巨麗也至道僕作吏

毛狀更在多心裁僕人下涉艱而後令也

貴人東西過下邑時七益三履扶服淮泗道上比於

一人告者知也長我然貴人傲僕而僕

愈益不為然然不思僕印不肖奈何區七以

此貴詩也也數是下勉為吏幸籍寵靈無

得過此中士氏店公故人萬一足下稱持節使

大河以南僕自五月十二日始得報此時計行李

入洛不及一候道左祇深悵結使者詞賦不重

乎信陵今不在倘有屠中壯士及夷門監幸不

王子晉吹笙復上大稊禮玉虛師相遊哉言之令人  
飄七欲僊恨僕不得陪杖履霄霓倚醉共大呼山靈  
爾來書許以遺南會穎水之上下邑無能具供帳  
則命意人誰能高在窮日然望美惠而好我  
梁宋非遠昔司馬已事之矣今今足下建節  
而過之望且負當  
卓王孫家正恐足下無  
下於謝侯君侯亦為足下  
有詩今不奉去送行李以穎乃幸持左義  
與貞夫

下邑荒涼貧民動糶土產  
以土瘠故味薄不可食至  
朝夕老母亦厭苦此中  
萬民形容頹悴一善狀可  
惟不肖之故也  
官庶幾免乎  
荒落爾僕雅不問於吏事  
過此邦父老子弟執事吾  
家黃髮也何以教我

與王元美先生

馬之齒長矣日手大菴耳榮名夢寐玄圃終屬隔  
言念詰人臨風帳結陰海以東豎儒耳行能無所比  
數而好古有之每讀古人文章則馳神往喆恨不得  
與此人同時上迺其故里經其墳墓考其陳迹或故  
物從古人之遺或片語出人間之秘祕展然大喜且  
披且讀想見其人神情恍乎迴翔寥廓之外而馳駕  
太上之前此何也又如先朝李嘉陽先生近世李攀  
龍先生業已恨余生之晚不得奏薄技快縻擬以一  
當函公徒負高山之懷抱下泉之感賦陰賦材故卑  
抗志頗遠不能建標執壇而往七願其向大雅匪云

同志亦其性然矣昔然明傾心於國僑竊越委身  
晏子荀爽御車於李君廷尉結機於王生君山嘆  
於子雲中郎折節于王燦精之所嚮九原可以動  
神之所潛虎賁可以隕涕誠以緇衣之好篤好辭  
情縻也嗟乎往者不可作矣不圖隆乃得與元美  
生同時又吳越相去近也世無先生何羨異代世  
先生何羨異代而乃堂懷佳人竟遙良晤河清  
日月易徂陰支離涉世已見二毛而先生亦垂

好圓五嶽恐一朝長舉卒負平生

諸生厭薄制義中艷古雅讀廣成素問則實  
僊覽竹書元苞則形骸遂往近探禹穴袖秘金書  
望岱宗覃思玉簡又鄒魯悅孔孟之仁羨濠梁慕  
老之玄虛之眾誦李斯之古文相漢懷屈賈之詞  
龍門仰太史之跌宕成都愛相如之麗藻大梁豔  
枚之浮華淮南羨八公之鴻烈幽薊喜鄒衍之談天  
青齊驚淳于之炙較稷下服田巴之雄辯靈光觀文  
考之俊才天台高興公之逸韻譜圖書秘記古文書  
字頗嘗泛其洪波收其鉅麗可謂窮老不厭專精  
他顧生也貧賤僻處東海青山柱屋寒朔在門

第窺龜躡相吊客無大雅座鮮高言識比夏蟲見日  
河伯倜然自參高步閭視謂於世無雙譬如夜郎  
之倔強於南徼扶餘國之自雄於海中亦可笑矣  
而自拔幽囚稍窺玄關奮然決起欲出而與海內  
俊論文譚執而天刑不解人事多違始困諸生既  
官守玄冬躡雪倉皇涉淮不屈首苦簿書則折腰  
公府促嘗呶嘖扶伏婉孌丈夫工烏蛾眉百鍊  
髮指玄髻儼為朝霜雅志都喪俗情轉深史  
書蓋廢終業大雅寤寐永莫今之

自後從先生散步長洲之苑爾去年獲晤於  
於都門託頡頏之羽結綢繆之歡不啻幸矣吳下  
稱機雲今云二美昔見次公稍醉平日然乃令人  
思大美何也近世七子<sub>平</sub>隱有聲並驅方軌橫行中  
原苟有遭之人馬辟易數十里矣然愚竊謂先生最  
勝<sub>平</sub>雄當爲秦楚先生富材力奮運颯馳自  
絡千古吸蕩六合固也亦憚性怒寧獨白眉數子  
即如李于鱗雄深奇古非不驚動一世標異將來  
無論上其文信奇矣先生推較濟南亦至而愚以  
無當先生何也今夫天有揚砂走石則有和風惠

今夫地有危峰峭壁則有平原曠野今夫江海有濁  
浪崩雲則有平波展鏡今夫人物有戈矛叱咤則有  
俎豆晏笑斯物之固然也藉使天一於揚沙走石  
一於危峰峭壁江海一於濁浪崩雲人物一於戈  
叱咤好奇不太過乎將習見者厭矣文章大觀奇  
離合瑰麗爾雅險壯溫夷何所不有嘗試取先  
製大作讀之書如盤庚禮如檀弓周禮如考工記  
云奇古近險矣而不過偶一爲之其平曠瑩  
月而臨大道者



少惟楊子雲好奇言言艱棘後世而下論者  
生辛苦蟲魚自况出奇間道終屬偏師固未聞  
後人盡掩前哲也先生嘗謂李平孫奇過則凡若  
則穉嗟嗟獨王孫哉于鱗之奇驅騁周漢固非子  
敢望然言言若此終墮好奇譬如終南懸崖奇矣  
使終日而在目則厭不如日月之光也江上裂石  
矣然使終日而在耳則厭不如雲禴之奏也信如  
鱗標異凌厲千古吞掩前後則六籍之粹白漢詔  
之溫厚賈長沙之浩蕩司馬子長之疏朗長沙之  
陳王子淵之才俊六朝之語麗不盡廢乎即入又

以稊風惠口為也故愚竊不自量謂于鱗雖奇而無  
當先生先生何所不有也有于鱗有獻吉又兼有佳  
哲而又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斯其所以極玄也讀  
苑危言辨博哉如涉太湖雲夢焉讀會川集魁瑰  
麗和暢雄俊哉如泛大海焉人如觀玄造焉其為  
包羅左國吐納強出入無窮矣蓋雄其為詩  
栳漢魏借材六朝而自出於心也李杜誠天府之  
華人文之鴻鍾也

有疑焉雋永之中不嫌雜粗闕麗之極

伏蒐羅畧盡無乃傷於雜乎豈玄造之中本無所不  
有耶竊意無所不有亦必有所無矣遊目群玉之巔  
失足閭風之上情眩暈搖迷不知所適何時振衣登  
堂面受大教也陰自知小技不合大方區匕之心欲  
自進門下亦無益之所以見棄也然先生廣心遠  
識延楚曰方蒙俊惟恐失之豈可沒門下不知有東  
海屠生哉吾鄉沈嘉則先生聲律准大與龍伯爭長  
東海卻幾千年無大雅其他瑣尾皆人不足道賴嘉  
則出一院之耳先生以爲何如友人沈懋學者其人  
英雄善談執談兵談堪輿家言體貌不甚偉能運

矛手馘百夫疇昔嘗散千金走九邊觀成壘結交  
傑將帥藻思超逸落筆一言雖不甚深古而雄快  
喜又慷慨忠豪重然諾一交遂多情稱丈夫哉生  
不可不識其人馮夢禎者素心人好古博雅尤深  
理每遭草意氣有之不則踣日跌坐竟日若枯槁  
其人亦自不凡京師今多奇士此兩生者尤與  
驩敬而愛之敢以聞於門下先生高才爲尊官  
小吏不當報以尺一通又不當報夢口狂言

天下士者我謹以所為鄙言請教門下  
造陰不自知先生云何即為定品南風有便幸  
音

與馮開

長鬚口得足下素書長跪讀之語我相思勸我加  
情津上厚矣微喜劇後意至簡而數行下慷慨  
懷馬空谷蓬然之情有之曠昔之日吾兩人邂逅  
願旅食京華日而雙珠延津二龍形忘神交精氣  
天青松叙心皦日蒞盟足下迴翔金馬僕亦嗽  
衢每過嘉謝軒婆娑竟日流連卜夜時而燕客

坐前楹賜饌大官取酒都市學劍秦隴徵譚其

朝出左掖暮過屠中醉蹋俠斜迴聆侶家酒支千  
門有萬里五陵大俠三河少年探丸借客疏詢去  
鉅儒鴻士轉日亘雲談天雕龍片語南金以望成  
虬鬚銳頭倪形殊相方袍鷗冠高標遠韻娟娟  
翠眉鬢髮光輝照梁清歌過雲三三五五絢美  
莫不連簾分席樞衣登堂把臂結交率四方奇  
城沈郎文藻懸河俠氣干霄旁通青囊素  
華三峰武夷九曲寒中鉅鹿物

清王褒才俊展也海上金光山中玉乳臨淮李即

篇霞舉孤標朗暎誠然含英咀實玉璫黃流四明

即才如宿將先登執壇濟南于即亦提偏師間出

下構李暉即婉變多態姿打雙美不減安仁吳江沈

即秀雅而文氣骨蒸勁何慙賈傳南海姚生尚玄守

雖避世金馬金華陸生詩魔酒德大隱清朝又有

秘書白首校讐比廣文之三絕歐博士青鞵風雨

平子之四愁沈吉士賦就相如道遥而直禁內黃

學歌窮元叔翫骸以倚門邊義山人疎才薄執舌

君鄉瞿孝廉積毀煇究心同屈子徐茂吳翹上秀

願益御落七奇安足下壘鬼之才趨逸之品情符

上中懷希爽如天古上城前古雪高筆氣色隔

遠矣僕則才學而為一而而行雲帶門窮巷收

然桂驅車迎轅快對人字過三日之行却五侯之

寄東方之傲守子雲之玄守為無仕母為巧宦

願駟母為虎圈寧為雀駟母為狗監鳳閣雖榮

華華鷄香可羨不奏明河雲霄無路不進薛翁

不也利莫以此海拓亦以此得

雲遊西山之落月濯路河之長流橫睨酒人  
胡姬亦一時雄快已不意迨巡歲月轉聆風波故  
參商舊遊天際元字楚人歸來則並於定交產夢  
枕柳北即這為於青山千子一行於澤路茂吳一  
於江海並鄉一然於道南使上之限於吳中僕亦  
泊於淮泗百年之內為歷行大澤空江漢流落  
能不感天乃天下於僕交中之為最篤方其晤對  
則明星有爛夜猶未央至其睽離則一日三秋咫尺  
萬里嗟上國之安所取晉生而壯好若此也金石之  
誼勒乃深中離索以來憂思轉積翹首北望眼穿

以況長雲每裁尺書山川則阻道遠莫致中懷不  
宣足下云鳴鯉不絕無相忘也嗟嗟僕豈忘之乎  
下待詔金馬起草明光出與諸公列館分直開講  
之府抽萬卷之秘入而割肉道細君把弄兒子或  
芸香讀賜書蒙主上寵靈愉快矣又足下所謂至  
語矣顧何有於泗上一亭長而奉七繫心書來賦  
也此其所為惇友道至哉僕居穎良苦至不得  
人遭人無小大成折腰僕即折腰使者道無小

天邦迎僕即負弩天邦迎僕伏兩

矣或表憐黔首催科稍從寬假則所轄移檄督  
 猛魚烹之氣如虎焉嗟嗟開之柰何今為而僕未嘗  
 一日不橫眉牛耶馬耶鷄時夜耶無不可矣古者黃  
 屋之貴不加於廣成河上台鼎之尊不加於益公柰  
 何以一官騎僂令僕且從旁胡盧之矣奚其悲夫白  
 龍魚服蝦蛆笑之豫且制之匪龍不靈則其所託者  
 然也今僕楚而魚服也彼且為蝦蛆彼且為豫且假  
 令下吏而辱則大官榮耶為人陵轢而怒則陵轢人  
 遂喜耶僕雖不肖辨此久矣所可恨者讀書既熟文  
 執愈疎世俗情深風雅道喪聲譽日增人品日減

定用之如平生何僕用古之為令者彈琴絃歌咏先  
 王之風河汾名苑為詩好風俗然遠矣而今乃為  
 名法之所大禁則行雅道者止矣後顧半歲始  
 得一  
 綠葉集或門天候一夕六分  
 色馬依上歐蘇兩公時對  
 傲居死客舍為之愀然出涕倚坐兩公得詩四益  
 獲就枕詰朝吏事牽去矣僕自作一官五職俱俗  
 手開之而思我不异平生而寧知我大异平生

鳥足化爲蟪蛄斯彌化爲食醢食醢化爲九猷羊  
化爲地泉馬血化爲轉時今僕爲此官不已將何化  
乎雖然古者行必化也惟在矣足下有言能乘  
雲不徒然也僕以皮而相我三月  
晦日... 李書來欸上天下  
多... 人物色之矣孫  
生... 侯南會穎水之上  
僕... 高爾僕今者躬勞  
薄... 天地之化太  
塊... 物皆空即身非吾有而臣上以世務微

而以官爲桎梏何也夫運有不停物有必化握必化  
之器託不停之運而奸黠與惑欲與大化爭長亦  
矣何論小吏即侯王將相不波斷乎何論崇秩即  
鴻竹帛不寂草平何論功伐即軒轅仲尼不畢宰  
何論聖賢即天地日月不墜切乎是故達人帶索  
琴拾穗行歌彼誠有見焉非漫也而僕竊上馬論  
情之官况矜榮辱叙離合慷慨傷懷不尤笑展  
乎足下深於玄理蓋玄解之日久矣僕此言  
... 何期三山不遠

所親迎勞之曰嘻長鄉以彼其才上而金馬次猶  
失諸曹奏詞賦於至尊抒又采於交遊庶幾得當而  
柰何今乃僕僕然自失也何物而金馬何物而諸曹  
何物而人使不以也僕不知而世方以其所不知者  
相信乎亦且使僕為天下無價師心不善此官也而  
勉為之世乃以是相信不知僕方以是為桎梏  
者之二者成失也實矣世之所為榮辱者信而廢  
者賢而不肖者何異哉僕所居濠梁伯陽南華皆在  
馬足下來僕且膝行而從之矣

與沈少卿

蒼頭入京奉尺書足下云始得書甚喜自詫已開  
寥七數言爾又云長安諸公得書皆甚喜自詫謂  
生有書見寄已開械寥七數言爾僕自與足下別  
苦吏事冗其不能一一作書作一書徧報諸公亦  
時常例然非所以施於足下矣足下又云見馮生  
生書漫作長語以為恨嗟七足下之厚僕如此而  
不能盡知尚可為人哉足下願待僕長語不得  
亦此何心僕於此雖至愚亦知少卿以厚我故  
不然者書未一過棄置篋笥中爾念此成敗



令善也而楚楚作吾諸君亦多勞吾居生者獨足  
不然英雄用心良有為矣僕又不能營足下所以不  
相勞苦故而無以足下為薄謂足下不用情於小子  
乃一不改以長語道其縷上之私其一二長語不  
休者皆時音必言皆生者已亦無矣丈夫交遊豈在  
見女子仁哉馮少卿居長安甚高  
足下弗是也僕以  
彖侃上郎亮朱勃之  
卿白誓秀眉婉孌而飾繁  
不誣哉足下云僕今且作統指柔乎世情增半人

歲半僕非敢然也子不聞應龍之泥蟠乎飲沮洳  
蝦蛆而謂龍性以邪今之為令者豈弟惠和志意  
可行惟以營取非上官則必不可行以翫護取  
上官則雖文學如游夏流行如箕黃其所用之世  
言文人多不善此官以其性詖諛也游夏非文人  
僕常謂若神龍可測安名為神世人好以皮相天  
家廊士即不幸以丈夫氣敗官世不謂丈夫而  
不善夫之且謂相吾輩奇中也是以具

之態遺顛晦之塗明卷舒之用然後矯首揚眉  
吾所適屠長鄉之故吾自在也咄七少卿僕誠不能  
以一令罷僕矣何者一令不足惜惡其爲天下所相  
也然而爲下民請命大義所在往往強爭丈夫之氣  
猶媿其案不盡也僕嘗聞有幼穉少年學爲好女子媿  
然都雅時露壯壯木也其衣冠顏當蘇君時僕  
何敢言

上汪宗伯

隆不肖童牙譚稅三十無聞風塵飄泊吳楚  
雙鬢蚤見二毛奏技有司有司蔽帚退處鄉曲

遺跡家在大江之上長風卷茅寒潮打門木落高  
天猿啼曠野沈寥蕭瑟之境真使人鬼銷又吾窶  
也而隆處之殊造好讀五帝三王之書百家衆技  
說饑以之爲餐寒以之爲衣又好執鞭天下賢士  
夫咸謬辱才名見收進之交遊之末若先生者固  
海以東巨麗也隆豈欲一望見諸塵第私念布衣  
不敢先於薦紳先生遂止也且先生有道長者  
款七僕安敢自媒而進之自媒而進之雖隆知  
可况先生哉周公雖躬吐哺下白屋其不以

之而願不敢求先生一盼夫空同太華作鎮  
論東也即西人不一登焉何也蓬萊瀛州立極於  
無論西也即東人不一望見焉何也是隆之冢也  
隆罪也乃今不意得以薄稅收於門下爲門生夫士  
之所稱賢不肖者如龍泉馬如鉛刀馬如騏驎馬如  
爲馬馬如夜光眞石馬如豫章樗櫟馬彼良工之  
收若龍泉乎鉛刀乎騏驎乎爲馬乎夜光乎眞石乎  
豫章乎樗櫟乎士誠得望見清塵愜其平生即以鉛  
刀進以爲馬進以眞石進以樗櫟進所不辭也而  
今又得以賢士之名與天下俊髦並席而升分道

凡以進於大君子之緒論愜平生望見之願而又有  
賢聲即徵倖願不厚哉曩歲釋褐居京師朝脫草  
暮列縉紳相三十年飄泊之苦而一旦迴翔雲霄  
上意津上不啻足矣是以安心下吏息念清華進  
簿書絕望金馬杜門塞竇闕影最足度材而虛力  
命爭亦既得當矣夫何世人不量以內館爲高  
外隸爲流俗以詞賦爲雅道以吏事爲風塵以  
爲閒適以視篆爲勞苦厭薄外補勞苦者生  
館職而續之小吏以爲太息陰不喜心

其非俊髦清華流俗莫非王官收錄陶鑄莫非  
失謨宣力莫非報稱立交戰之下出入承明之廡  
文奏賦納海進講補袞闕暢國美稱侍從臣誠然清  
華至分符佩印承命出牧為天子勤宣職事惠養  
元卽何言流俗哉且輦轂之內提封之外萬里几  
也中外百執事如星羅焉不有清班疇潤鴻業不  
吏治疇宣鉅化交相資者也此奚論上他日所操  
者不可爾世之譚者又往往謂文人多不善吏治  
吏治夥矣民隱至閭政務至繁俯仰多方當機靡  
人情九疑世路洪波非涉歷不熟非圓轉不建非

錄不精而文執皆不得無為故文人多不善吏  
文人為吏事是使騏驥捕鼠而劍補履也隘窮  
之夫人情世故誠萬變矣其有出於先王之  
家之外者乎文人覽觀先王稱說詩書泛濫百  
不究矣考古監今觀變察時局不精矣如是而  
治局不善矣夫大阿絕鈎陸剝水斷剖瓜切  
取長途識迷道必老馬之智從所習也使

老馬之智從所習也使

市人而用之也。隆無他行能，平生獨喜業文。乃  
又殊疎也。是隆之所大懼也。雖然亦爲之而已。  
日而賦則氣大壯，事竣則氣終日而運，則大行王屋  
焉。其神到也，跬步不已，疲於千里，其力倍也。天下  
不患無能而患不知懼懼也。則功可補拙，勞可相  
逮，無懼也。即賢豪聖智，或固於懼矣。先生試問  
所以治穎上馬，置對矣。方今天子神聖，小大臣不  
懷忠良，先生以黃髮者，德師表百僚，副贊主上德。  
未若行軼三五，隆恨不得自比於虎賁衛士之

睹光華也。主上倚北方，切不啻五嶽。願先生強飯自  
愛上蒼，隆春俯慰四海，隆在下風，幸藉餘光，裁書叙  
心不既虔。秋

與沈其仲

足下得開書，適人乃僕爲令，亦不惡也。僕業不解書，  
從人言苦令，夫令奚苦矣。夫理禁治劇，非令不効。  
刷調劑非令不行，精明果斷非令不見，寬仁惠和  
令不宣。士朝弛負擔，暮列薦紳，縮符佩印，展布四  
丈夫何不可哉。又世之所爲難色者，徒以令

第登清華軒然高蹈榮名振藻而沾上見女子向人  
工眉嫵取憐當世辱在泥塗非夫也嗟不然執士  
苦修名不立夫登折亦苦矣計懷信居黃屋號爲  
至尊而漆行前廣成子相吐哺以勞天  
下士五考父一命循墻而走魯  
之賢者年七十第  
矣僕自小吏淮泗之  
以和恭爲第而上  
沐望見其眉嫵者何  
呼牛馬以應之唾則  
乾之務於餘數則承  
之彼怒而

卑辭和顏退而置之矣請讓而謝過背而胡盧之  
故朝夕兀兀則無窾其業也扶伏奔走將迎則無  
其患也爲眉嫵取憐則無逢其怒也逆而順之則  
滑其和也罄折奚苦矣此非所謂利方駸行而  
楹也余蓋以爲玩世者也夫玩世之樂爲娛夫  
居淮泗北折而苦縣則伯陽產馬南折而濠梁  
之所家也東西去百里而近爲潁壽潁古潁川  
蘇長公宦其地有西湖濔濔十里可泛也

則秋毫民力也秋毫民力而民不怨者何僕無他  
能終日百拜而勸之用其愚也愚所以誠也隄成  
月臨流望馬水光疑碧遊魚上下雲物四揭六合  
朗爽然快哉恨不衍沙棠取卮酒呼沈即而夜  
也僕不佞爲令樂如此令苦余而余不苦令令如  
何足下無袂白雲司騎武雖然余竊有大懼焉世  
情深風雅迫喪聲譽日增人品日成則令之故也  
固與開之言之矣余不苦令令亦何樂也余終黃  
舉矣嗟乎沈即努力雲霄上報人主下先友朋竹

之事足下圖之

上座主朱太史先生

隆行能不效序在泥塗幸先生一眄遂齒於人樞  
之風塵正藉雲霄拔其垢濁而揚其光采以徵寵  
於諸公公隆能先生一眄之力也夫先生持當  
作者之衡博夫雅振鴻響而隆以薄技過之布鼓  
門不啻渺矣此豈誠稍有當於先生哉則其所覆  
者閔也孫陽誠善相天下馬乃其所牧者豈能  
飛危哉要飛危世不一二有則衆馬亦

相而食並轡而馳矣世蓋不信馬信孫陽之一時  
即隆之徵幸於先生者厚哉私中自度門下士多藉  
休策名馳然研意爲大雅生色而隆獨黯黯失意牛  
馬走淮泗上是神駿一日千里而衆馬果不前也雖  
然不可爲也然千歲時不已亦千里矣世人豔慕承  
明之盛多不以爲怪心不如此爲物自有分也騏驎千  
里無主捕鼠能引刀至而雞狗復分弗可易也今夫  
名在門下石室則中只以爲爵即脫凡骨而飄上欲僂  
乎則或也然而朝陽爲而時夜是隆之所安也故時  
昔京師閉門下捷知此分矣雖然亦有大恨焉主上

神聖不世出先生鴻德鉅儒日侍講筵羲皇堯舜  
化旦暮間矣譬如景星在天卿雲有爛含靈之屬  
不願一睹見爲媮快也即令隆得爲虎賁普夫陛  
即拂蓋即與侏儒爭飽而一快觀當時之盛誠之  
無限柰何天刑之也以爲陛下則太短以爲侏儒  
太長則烏睹交戟之下也然此隆又有言焉隆  
後無當大雅令得備侍從之列雖不敢許身變  
後輔德至如相如楊雄之徒抽思上林振藻其

臣等竊以爲陛下之聖實宜復然也



供秩草光朝露而文采無見也此  
首伸眉一陳說而不慙者也隆今者為令無他  
有朝夕思而已矣思官以賄敗思務以情窳思  
自障思率而矜思柔而徒指思副而若楷思拙  
賤思巧誨思多言而效窮思慨懷而逢怒思屋  
照糾焚難理下民難調上官難事日履巉巖行畏  
作吏良若能無思乎又其甚者嬖阿疑於忠厚直  
疑於任氣木強疑於持重幹濟疑於輕浮奔走疑  
精神刻核疑於英敏寬仁疑於庸懦避事則為不  
任事則為沽名或上之人以為賢而下不以為賢

下之人以為賢而上不以為賢求以為上則下不堪  
而令之職廢求以為下則上不堪而令之職亦廢  
自信則顛越而喪厥植果於自信則且語而窘步  
其職業而媚上以取憐夸毗以保聲譽則名法之  
禁知實心為下而口語窘步一切置之則世俗之  
不遑即不幸不得乎上雖文如游夏守如隨夷才  
管晏治如高侯無所用之作吏良若能無思乎  
奈何朝夕兀兀如不幸居京師  
之聲杜門自守不敢促營中優

項而不下如今何是諸公之所以相陰者也如是  
隆滋思矣期朝夕勉強從事以無負主上而為門下  
僂辱其道靡繇也願先生教之隆且膝行而前聽也  
秋風多厲勉矣加餐

與唐惟良

都下逢君邂逅適願把臂促席狂歌浩眺躡層臺之  
長雲邀西山之落月真出天地之外之乎寥廓也陶  
比部席上得聞佳論具見款款徹我頽蒙肉我枯朽  
真不世之造也青松指心曠日蒞盟足下忘之僕豈  
能忘之乎足下矯七雲鴻高視天壤眷焉去國內

惟念之懷外無淒涼之色天下奇男子哉聞之使人  
爽然神快又為足下妻惻傷也勉矣惟良圭組奚  
貴德義頭齶爾丈夫七尺之軀何而咄愛促嘗從  
女子求食也足下身輕於蟬翼而名重於九鼎山  
之秀交遊之光僕今瑣尾一吏僥仰盤折都無文  
氣回面之媿矣足下何以振我頑節維揚乘月生  
十四橋上聽玉人吹簫飄七欲僊僕望之矣謹  
書使人逐旌於江上吏事正冗不宣我懷小刻

行遊秋間山非是得風神往

足下溫溫都雅玉璫黃流久延益令人敬慕  
居都下風塵汨人不能時時從足下遊今雖同出  
淮上又苦吏事微經山川非遠鴻鯉且濶神燕雖  
晤言則希其為恨結何云海內二三兄弟汎如流  
山靈善妒不令把臂一區傲倪天雲咫尺佳人龍劍  
兩地連此福感彼憶姑何時令買權江東放浪五  
湖也足下龍德正中僕野麋為性青雲大業小子  
焉或當先至笠澤彭蠡之間尋漁父買山屋子矣  
波紫峰言之繫心也率爾裁書涼風在念新刻一  
奉寄不洎所云樵志合肥出都梁看草今尚有否

幸見惠數莖

寄余沈二太史

東秦璽書號駢在道下邑小吏遠望榮光行李何日  
次都門長途勞人向不得的報於郵卒未嘗遣一  
使者候旌於大江之上何得無罪恃有此心僕自  
牙神往大雅乃先生迴翔霄漢而不肖久辱泥塗  
刺及門門者不入恨不得垂橐就以一當下執事  
負十年懷想每低而不食也冬月北還會先生家  
得楚奉清塵借玉趾如農夫之獲歲也以此

注則曷不快心也先生遭時遇主策名揚休上接  
龍下薄賈董竹帛上伐金石鳴寶曾吐巨麗執事  
焉丈夫致身差勝獨不肖折威鳳之羽而遵破鱉之  
途一邑斗大猶然難之載星出入奉安視事入折腰  
長吏退而屈首受簿書無論立名揣而救過世言拊  
循安所事拊循才賢不肖大都視趨赤力不力爾昔  
人以令長佩印尋城  
為符意今衣冠隸乎  
又昔賦歛急也令方  
司尺一下矣假令  
昔人今為令也尚  
而營丹砂耶每  
道有不可則印

閒於作吏徒用昕夕斤斤即形神為枯不問問民所  
疾苦將以小勞而補其所大拙亦不敢過於朘削以  
求當監司求聲名會有天幸無大得過尊官大人  
世無術則退而安其拙願亦以拙亮焉令良若執  
身處雲霄婆娑金馬烏睹令哉僕乃甘之視茶如  
譬彼小星實命不同僕安敢望交戟之下屬車之  
哉白度無大人其泉之技何以比於揚馬風塵  
固其分也願言努力明德建鴻鉅上報主  
地豈不感

寄高先生

江上一別又復素秋天寒水落陵若載枯年華逝  
令我髮短佇立淮西遙望哲人中心悵而某不敏  
有疑於天人之際小星託之永嘆孝標所以累息  
生修文砥行之謂何而落冥十霜謂有天平時時  
客蒯緱向人關山宵征江潭野宿金馬誰何先生  
爾念此忽憶雙臂感深丘中某爲吏庶無能爲先  
生備晨炊徒有拳拳風雨如燕鷄鳴不已某願先生  
崇明德大年之後豈無豐年知先生曠度諸無冒  
某數奉教門下日夜祇思罔敢以涼德情棄成命

黔驢之質爲技幾何世塗九折難可策足是某之  
大愆也先生何以教之母夫人而下萬福大兄讀  
楚楚玉贊黃流今年從何人授易也率爾楮書有  
不悉